

ZHONGSHAN DAXUE ZHIXUE WENKU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

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

——一种系统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批评

张志林
张华夏
主编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
Philosophical
Library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Volume 8)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ZHIXUE WENKU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

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

——一种系统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批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张志林
张华夏
主编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
Philosophical
Library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Volume 8)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一种系统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批评
张志林, 张华夏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12
(中山大学哲学文库)

ISBN 7-306-02214-8

I. 系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观念—研究 ②哲学—研究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654 号

责任编辑: 朱霭华

装帧设计: 朱霭华

责任校对: 陈敏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 510275 传真: (020) 84036565

印刷者: 江门市新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格: 850mm×1168mm 1/32 17.25 印张 4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目 录

绪论

系统进路与哲学主题·····	张志林 (3)
----------------	---------

靶子论文

引进系统观念的本体论、价值论与科学解释·····	张华夏 (25)
序·····	(25)
第一章 本体论的研究何以可能·····	(28)
第二章 基本系统观点·····	(46)
第三章 实体、关系与过程·····	(79)
第四章 物类与自然律·····	(98)
第五章 因果决定性机制·····	(116)
第六章 随机性与盖然作用机制·····	(136)
第七章 目的性和意向性机制·····	(162)
第八章 广义价值与狭义价值·····	(185)
第九章 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	(202)
第十章 多元价值论与道德行为的解释·····	(225)
第十一章 科学解释问题的总结·····	(253)

评论

“世界的‘系统’构造”及其缺憾

——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	胡新和 (273)
张华夏实体本体论评析·····	罗嘉昌 (291)
评张华夏的“系统主义的世界图景”·····	邬 焜 (297)

论系统科学哲学的若干问题

——评张华夏先生的系统哲学观点 吴 彤 (305)

关于系统本体论、辩证法及价值论之我见 桂起权 (312)

论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韩东晖 (321)

哲学本体论研究的三点意见或建议 王志康 (332)

抛弃构成论, 走向生成论 金吾伦 (337)

评张华夏的伦理学四项基本原则 甘绍平 (346)

对张华夏伦理体系的批评与改进

——兼论公德与私德 陈晓平 (363)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

——对张华夏的“社会福利、主客观价值论”的

一点思考 周 燕 (380)

科学解释的语用学转向 殷 杰 (392)

漫谈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

——与张华夏先生商榷 谭天荣 (405)

评张华夏的哲学追求与哲学进路 彭纪南 (413)

张华夏研究哲学的五大情结 林定夷 (419)

回应

对批评论文的答辩 张华夏 (465)

附录

别开生面的学术会议

——全国本体论、价值论与科学解释

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雪梅 (539)

后记

后记 张华夏 (545)



绪 论

Xu Lun

Xiong Guan Ma Yu Zhe Xie Jia Shu

SBK86/09

系统进路与哲学主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 张志林

本书基本上由三部分构成：立论性的靶文、批判性的评论和答疑性的回应。靶文的标题揭示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其一是哲学研究中系统主义的进路；其二是哲学领域中本体论、价值论和科学解释三个核心主题及其相互关系。正是系统进路和哲学主题使本书所收各文组成了一个对话性的整体。

—

作为靶文所述哲学研究基本进路的“系统主义”，张华夏至少给出了两种表述方式：其一是如靶文标题所示的“引进系统观念”；其二是如靶文第一章所说的“整体主义”和“扩展主义”（或“扩展思维”）。

根据靶文第二章所引进的系统观念由系统的6个基本特征得以体现，即系统的整体突现性质、适应性自稳性质、结构功能性质、适应性自组织性质、适应性进化性质以及等级层次性质。靶文还告诉我们，这些“基本系统观点，说明的是本体论的某些基本观念，勾画的是本体论的基本宇宙图景（请不要与宇宙学中的宇宙图景相混淆）；同时它们又是进一步研究本体论和价值哲学的方法上的新视野”。正是立足于此，靶文提出了“一种既使用分析方法又使用系统方法的本体论和价值哲学的研究纲领”，具体展示为第一章第四节所列出的14个要点。

按靶文第一章第二节所述，张华夏认为整体观念和扩展思维

来自那种由超越还原论所表征的“20 世纪的首要的自然观念”，即“自然界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具有动态的内部结构，是不能还原为简单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理解的。当然，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并不是反对分析方法与还原方法，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着重考察部分是怎样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它们组成整体时出现什么突现性质与功能，一个事物处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中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是所谓整体主义和扩展主义”。

可以说，正是“整体主义”使张华夏确信：“哲学问题要么不解决，要么就一揽子解决”。从靶文所涉哲学主题上看，张华夏的雄心是试图一揽子解决本体论、价值论和科学解释的相关问题，并把它们整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

上文提及的研究纲领确实集中体现了张华夏的雄心壮志。依我看，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纲领，张华夏采取了坚持系统进路、提炼核心主题的策略，试图将靶文布局成一篇显示研究纲领伟力的标志性成果。按第一章末尾的提示，靶文论及的哲学主题可被提炼成 5 个问题，即系统整体问题、实体与物类问题、过程机制问题、广义价值和多元价值问题以及解释问题。

二

对于靶文中的系统哲学进路，胡新和与林定夷的批评基本上是解构性的，而吴彤、邬焜、王志康、韩东晖、桂起权和彭纪南的批评则基本上是建构性的。

胡新和本来期待靶文是一篇科学哲学论文，因为靶文序中提到此文思考原来是从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胡喜欢译作“科学说明”）这一典型的科学哲学问题出发的。但他读完全文后，“就品出一点儿怪味儿了”：原来靶文作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满足于固守科学哲学疆域，而志在构造一种自然哲学式的“系统哲学世界体系”。相反，胡新和宁愿“从科

学哲学的观点看”这一“体系制造”的举动。如此一看，便发现靶文染上了自然哲学的通病：“这就是对于科学和哲学不加区分：一方面套用科学概念之名，但另一方面却并不遵守科学的定义和界限；一方面明明是哲学家身分，另一方面却总愿越俎代庖，去干应当属于科学家的事”。针对靶文显示的从系统科学到哲学体系的思路，胡新和认为它“必然要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此一种由（科学的）‘点’到（哲学体系的）‘面’的‘扩展思维’是何以可能的？这一问题实际上蕴含着两点质疑：其一是这种‘点’的可靠性问题；其二是这种‘点’的普适性问题”。特别是对后者的质疑使坚信“一个解释一切的理论，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的胡新和对靶文提出了如下批评：“当什么都成了系统时，系统也就失去了其质的规定性，无以区别于其他，从而也就等于什么也都不是系统了。”同样，“当‘系统主义’的‘扩展思维’拓展到意在用系统观点去建立体系并说明一切时，它也必然落入自然哲学倾向的固有陷阱”。

作为张华夏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林定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靶文，而是从张华夏长期的学术经历入手，带有“算总账”的意味。这“总账”可简述为：张华夏有挥之不去的“五大情结”，即辩证法情结、体系情结、形而上学情结、数学情结和经济学情结。在林定夷看来，张华夏钟情于系统哲学有点儿像患上了前三种情结的综合症，特别像辩证法情结的并发症。林定夷认为靶文所列研究纲领第8个要点便是“系统病”的表现形式之一：“实体组成系统或元素相互作用的聚合物，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系统就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组成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对此，林定夷提出了如下质疑和批评：既然万物皆系统，宇宙即系统，“那么，如何描述一个系统呢？张教授又说：‘任何自然系统都可以用4个基本参量来对它们进行描述。或者说，任何自然系统都有4个基本因素。这就是系统的组成、系统的结构、系统的性能

和系统的环境。’（见张华夏、叶侨健编著：《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p.88）这就是说，宇宙作为一个系统，也是由这4个‘基本因素’组成的。而何谓作为4个基本因素之一的‘系统环境’呢？张华夏教授明确地说‘所谓系统的环境指的是与系统组成元素发生相互作用而又不属于这个系统的所有事物的总和’（同上书，p.99）。我们真不知道，‘与宇宙的组成元素发生相互作用而又不属于宇宙的所有事物的总和’是什么东西。在宇宙之外，另有‘天国’事物的总和组成了宇宙的环境吗？若如此，则按张教授关于系统层次性的理论，宇宙还会与它的环境一起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宇宙则成了这个更高层次系统中的‘子系统’。但我们在张华夏的书中，却看到宇宙似乎是所有自然系统中的‘顶级’‘系统’。除了宇宙之外，似乎没有更高的系统了。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林定夷认为，悖论来自对科学概念和原理的“蒙混”或不适当的“推广”（正如胡新和批评的那样）。他甚至认为，无论是W.V.O.Quine的“整体主义”，还是张华夏的“系统主义”，都是运用上述两种“通天手法”把科学和哲学搅成了“一锅稀粥”。基于同样的理由，林定夷还对张华夏所使用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广义科学”、“因果作用效用性质”等概念提出了批评。

看来胡、林二人对“系统主义”及其“扩展思维”提出的关键批评是：那些被系统化地推广的概念或原理可能既缺乏科学的可靠性，又没有哲学的普适性。其实，张华夏本人对此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的，这由靶文第一章第三节关于系统哲学研究基本程序的论述即可看出。以下引自张华夏《对批评论文的答辩》（以下简称《答辩》）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对胡、林二人关于“系统”概念所作批评的回应：“只要我们生活在世界中，在我们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里，绝大多数的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个系统，我们就至少能在统计意义上将系统规律看作普遍规律。我想，只要

我们采取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不会落入胡新和教授所说的自然哲学陷阱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将世界上的事物区分为系统和非系统？对此，张华夏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吴彤的回答则是肯定的。这种分歧属于系统哲学内部的分歧。可以这样看：面对胡、林提出的类似批评，吴彤主张通过区分要素与元素，进而区分系统与非系统来予以回应，以便更好地坚持系统哲学的研究方式。他之所以取此策略，乃是因为他觉得张华夏的有关论述难避如下矛盾：一方面靶文说“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系统就是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存在非系统；但另一方面，根据张华夏认可的“系统就是具有动态学联系的元素之内聚统一体”这个定义，以及靶文从元素之间“紧密关联”角度对此作的说明，那种非紧密联系的元素集合就不是系统，亦即说必须承认非系统存在。正是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吴彤挥舞概念分析之剑，将全部存在状态劈为三个部分，即系统、非系统和“无”，并提出如下结论：“从系统逻辑上的退化方向看，系统是从一种非加和性复合体的有序结构退化到一种局域化的加和性复合体（即非系统），而后才能进一步退化到‘无’。”而要素与元素之分的重要性在于“对系统而言，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则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要素是一种从性质上相互区别的质元，而元素则是从数量上构成系统的数量性单元”。据此，所谓“非系统”即为由同质单元组成的堆积物。对此，张华夏在《答辩》中反驳说：“于是，演化中的原始星云、热力学理论中的理想分子运动系统其组成都是同质单元，但它们却是公认的系统。”同样，张华夏认为胡新和所列“书房中的家具”、“同一班级的学生”、“一个商场中的顾客”、“宇宙”、“夸克”等都不足以成为非系统。不过，在张华夏回应吴、胡的论述中，有两段结论性的话值得注意：第一，“我在本体论上不同意吴彤教授将世界上的事物截然地划分为系统与非系

统两类。至于他的那个‘无’，只是黑格尔的‘特定的无’，他自己也承认，它事实上是‘有’（有‘物质、能量和元素’）。所以更不能将世界划分为系统、非系统和无这三类”。第二，“不过，从方法论上，从逻辑上，从理论模型上，我们还是承认非系统或堆积物这个范畴”，因为这样便于处理系统的极限情况和加和性现象。

邬焜对张华夏的系统主义“表示完全的赞同和支持”，同时又提出了“系统是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有机统一的整体”的观点，而这里所谓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分别指的是物质和信息。王志康也赞同张华夏的系统主义，但又认为张华夏的研究尚缺乏“对系统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出发点何以可能的阐释”。对此批评，张华夏的回应是：在他的系统本体论中，“从逻辑上看，系统并不是出发点”。因为一方面，“系统是由元素、关系、生成、过程这些初始概念来定义的。因此在讨论系统之前，必须讨论实体、关系、过程这三个范畴”。另一方面，从系统哲学发展过程看，“系统、突现、进化、层次都成了系统本体论的几个中心概念”。

本体论的研究方法是靶文第一章的中心议题。采用《答辩》中的表述，该问题是：“除了用语言分析的方法研究本体论之外，是否可能有一种经验概括的研究方法呢？跨学科领域（包括系统科学）的出现是否可能为后一种研究方法提供一点什么？”靶文在论述将本体论看作“广义科学”的理由时，实际上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答辩》中也有这样的话：“我除了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之外，还采取了半经验的综合方法”来研究本体论问题。我们已知，林定夷和胡新和是反对在本体论研究中采用所谓“半经验综合方法”的。而彭纪南则为这种方法作了明确的辩护。比较而言，韩东晖对张华夏的本体论研究表示了谨慎的支持。

说到张华夏的“辩证法情结”，林定夷是持批判姿态的，而彭纪南和桂起权则表示赞赏。不过桂起权认为张华夏试图以系统

辩证法改造并取代矛盾辩证法的努力有在倒掉“斗争哲学”洗澡水时，连同澡盆中的婴儿一起倒掉的危险。桂起权本人则认为两种类型的辩证法“在自组织动力学机制的解释上是高度一致的”。

三

张华夏说他的系统本体论是一种“实在论的系统本体论”，有时又称为“物质系统论”。靶文所列研究纲领中的第2、3、7条要点表达了这里所谓“实在论”的三个关键论点，可分别称为世界组成的终极性论点、实体的自立性论点和实体的可变性论点。靶文第三章第一节末尾的如下论述可作为这三个论点的总结性表述：“如果一定要在世界所组成而又复归于它的意义上回答终极实在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回答：世界的终极实在是变化着的实体或实体的过程”；“终极实在就是一般的存在本身，这就是说，终极实在是这样的存在，我们只能指出它的一般的特征，我们要分析的是存在的一般形式（实体、属性、关系与过程等），以及存在的共同特征。这样来看问题，实体、属性、关系、过程都是存在的和实在的，都有资格挤入‘终极实在’的行列。问题在于何物的存在更有独立的意义。我们认为更有独立意义的存在就是实体。”

由此可见，当张华夏最终主张实体是世界的终极实在时，他已抛弃了那种把实体和终极实在看作绝对不变的存在者的传统观点。现在，作为世界终极实在的实体，与属性、关系和过程一样，表征的是“一般的存在本身”或“存在的一般形式”，而不是存在者。有趣的是，同海德格尔相比，这里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也强调了存在与存在者相区别这一“存在论区分”。按此理解，的确实体、属性、关系、过程都可作为世界的终极实在，只不过从逻辑的彻底性看，由于“更有独立意义的存在就是实体”，所以张华夏认为主张实体是世界的终极实在更具有合理性。

看来上述意义上的“实在论”之所以能够成立，确如胡新和所说，“无论是对于‘实体’还是‘终极实在’，靶文中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作了与其传统意义不同的独特定义”。可是，胡新和认为不遵循概念使用在传统意义上的规范性，就有可能导致违反逻辑的概念混淆。以“实体”概念为例，其传统的规范性意义是指“不变的，基础的，本质的，是使一事物为一事物的根据”。“因此，说‘可变的实体’，就如同说‘冷的热’和‘苦的甜’一样不合逻辑，是不可随意一说，而需要详加说明的。”公正地说，靶文第三章表明，张华夏对他的新实体观是力图“详加说明”和避免“随意一说”的，只不过胡新和不接受这些说明罢了，因为他认为这些说明违反了“实体不变”的规范性意义。对此，张华夏在《答辩》中用两点进一步的说明去予以反驳：“首先，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哲学中，任何一个基本概念的意义，都是要看它在其所处的理论体系中如何使用来加以确定的，不可能有什么超越不同历史、不同学派的不变的‘规范性’必须加以保持。”而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表明，“从许多古代哲学家到许多现代的物理学家，都将实在和终极实在看作是某种实体与过程的统一”。作为这种情况的最新哲学反映，“当今英、美众多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教科书都将实体定义为具体事物，并且认为不但属性是变化的，实体也是变化的。”基于此，张华夏重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判定实体的三个标准（对应着主语，独立于属性，区别于普通物）后，明确指出：“我不但不想遵守实体是不变的这个‘规范’，而且要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三标准中加上实体的第四标准：一切实体都是暂时的，在时间中变化的，不过相对于属性的变化来说，有某种恒定性或持续性罢了。”

张华夏认为他的新实体观还可引出新物质观：“有了这个分析（按：指以上所述关于实体概念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给物质下一个本体论的同时又是认识论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具有属性和

关系的一切实体的范畴，这种实体是宇宙间一切变化与过程的主体，它是离开人们的意识独立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人们的意识并为人们所认识。这种对实体的分析和对物质的定义，无任何假定宇宙有永恒不变实体的含义，也没有将哲学物质定义与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的论说有任何混淆之嫌，相反它可以澄清自从将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以来引起的许多疑难。”可是，胡新和认为此说不仅没有澄清疑难之功，“反倒又趟进传统哲学问题的混水中去了”。在他看来，张华夏固守“自然辩证法”式的思维方式，仍钟情于以“物质”实体作为其本体论的基础，从而落入“实体”与“物质”相互定义的循环之中，便是“趟进混水”的明证。针对这一严厉的批评，张华夏的反驳简洁明了：这里“并不发生循环定义的问题”，因为“在我的哲学体系中实体是原始概念，不依赖于物质来定义，而物质却要依赖于实体来定义”。关于这种依赖于实体来定义的物质概念，吴彤担心它难以同列宁那种基本上如张华夏所说“将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的概念区别开来。对此，张华夏的回答也是简明的：这里也“不发生混同于列宁的物质定义问题。因为我们的实体概念，是相对于属性和关系来说明和定义的，不像列宁的物质概念，只是相对于人的意识来定义的”。

我们已知胡新和并不赞同张华夏的系统观，现在又知道他也不赞同张华夏的实体观。退而言之，即使接受张华夏的系统观和实体观，胡新和认为系统观蕴含的多元论也与上述实体观蕴含的一元论相悖。换句话说，胡新和似乎认为张华夏的系统观也缺乏彻底性。类似的批评也由邬焜挑明了。他说：“在张先生著作的多处行文中都流露或渗透出试图把实体实在论、关系实在论和过程实在论加以统一的倾向，但他并未将这一倾向贯彻到底。由于他强调了实体实在第一性的完全存在的意义，并认为在‘研究本体论时，实体、属性与关系，它们之间的地位是不能任意调换

的’，所以张先生的系统本体论便少了一些多元协同综合的系统辩证关系，而更多陷入了实体决定论的经典哲学的樊篱。”桂起权的论文表明他似乎也持有类似的批评意见。事情显得颇为有趣：“协同生成子”这一由张华夏和金吾伦共创的概念本来看起来是有些“多元协同综合的系统辩证关系”的，但邬焜则认为张华夏借言“实体可变”的革命性意义已消泯于“实体的先在性和本源性”的预设中。桂起权也认为张华夏主张“自我支持”的孤立存在的实体观与他本人坚持的“依赖于系统整体或场境的、生成的、潜在的实在”论点相对立。正因如此，张华夏被判为“不知不觉陷入了牛顿本体论的泥潭”。与此批评异曲同工，罗嘉昌从清理“实体”概念的历史演变入手，将张华夏的实体观定位在“实体即载体”式的“本质上属于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观点”上。他本人则以“关系实在论”来对抗这种实体实在论”。进一步说，金吾伦认为张华夏对“协同生成子”的理解有一个关键错误，即把“生成”仅仅理解为“有生于有”，而未考虑“有生于无”，因而将“生成”强行纳入“实体”和“结构”之中。正是基于类似分析，金吾伦断言，张华夏的系统本体论是一种用系统观念作“伪装”的“精致的构成论”，而不是“生成论”这种“与当代科学水平相适应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对于以上这些批评，张华夏的《答辩》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他重申了实体自立性和可变性的论点，并强调实体自立性“不是相对于其他实体、其他事物来说的”，而是相对于属性和关系而言的。“因此，将实体相对于属性具有的自我支持的自立性或自在自为的性质当作与其他事物或整体场境隔离开来的‘牛顿式本体’来加以批判显然是对错了号。”张华夏还特别声明：“我的实体实在论并不否认系统整体或场境的、生成的、潜在的实在，它只否认无对象的场境，无关系者的关系，无生成者的生成，所以需要实体实在，作为基础来补充关系实在、过程实在和潜在实在，以便消除将事物看作